



吞噬少女的魔窟

哥伦比亚

费尔南多·索托·阿巴里西奥 著

李春雷 译

哈尔滨出版社

少女的魔窟

〔哥伦比亚〕费尔南多·索托·阿巴里西奥 著

李春雷 译

哈尔滨出版社

吞噬少主的魔窟

Tunshi Shaonu De Moku

〔哥伦比亚〕费尔南多·索托·阿巴里西奥 著

李春雷 译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5印张 230千字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册

ISBN 7-80557-070-1/I·37 定价：3.50元

（内部发行）

译者的话

在《吞噬少女的魔窟》出版之际，有幸向广大读者说几句话。一时，竟不知从何说起。

大洋彼岸的中、南美洲，有着同我国较近似经济状况和历史沿革，因而反映社会状况的文化也相去不远，拉美文学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是不奇怪的。近年来，特别是在G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之后，拉美文学已使世界瞩目。拉美有一个宏大的作家群，其著作若繁星闪烁，魔幻现实主义、结构现实主义等流派，皆独树一帜，各有千秋。

但由于译成中文的拉美文学作品不多，我国读者对拉美的社会状况、生活方式，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特点等知之不多，有待于更多的翻译工作者加以介绍。虽然自己才疏学浅，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拉美文学瑰宝，一种“匹夫有责”之感油然而生。既使为此而被人贻笑，也在所不惜。

本书向读者介绍的，是三篇思想性、艺术性兼备的上乘力作。它们的风格迥异，在展示拉美社会生活，政治、经济场景，人物风貌，文化特点，风土人情方面；在揭露社会问题，赞颂真、善、美，鞭挞假、恶、丑方面，各有特色，绝无千人一面，笔法雷同的情形。相信此书不会白白浪费掉读者的宝贵时间。

考虑国情不同和我国读者的风俗习惯及道德标准，在成书时对某些性生活的过细描写，在不损害原书本来面目的前提下，做了部分删削与修改。

此书在翻译、出版、发行过程中，很多人为之劳心费神。值此本书出版之际，仅向所有给予支持、同情和帮助的同志，表示衷心感谢。

由于水平所限，又是第一次正式出版译作，没有经验，错谬之处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和同仁批评指正。

李春雷

1988年12月于哈尔滨

目 录

魔鬼角情仇.....	(1)
“南瓜棚”妓院.....	(68)
吞噬少女的魔窟.....	(196)

魔鬼角情仇

(墨西哥)

卡里达德·勃拉沃·阿达姆斯 著



节选自《野性的心》(Corazón Salvaje)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著名的墨西哥当代作家卡里达德·勃拉沃·阿达姆斯的长篇小说《野性的心》的前八章。《野性的心》已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，并被我国译制、放映。（片名《冷酷的心》）但由于电影容量所限，对魔鬼胡安的身世，未做详细交代。这，牵动着不少观众的心，他们很想寻根究底，了却遗憾，《魔鬼角情仇》叙述的正是这段曲折的故事。

故事发生在法属殖民地安地列斯群岛中的马提尼岛上。拿破仑家族的后裔，安德烈斯·帕尔托罗兹，携年轻美貌的妻子索菲娅来到马提尼岛，买下大片庄园，很快发了大财。可是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，与其朝暮相伴并且已经怀孕了的娇妻索菲娅突然失踪。帕尔托罗兹如雷击顶，简直丧失了生活的信心。不久，他得知这竟是一起私奔，于是怒火中烧，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实行报复，但终未得手。他再也无心经营庄园，过起了放荡不羁的生活，终于倾家荡产。最后他用手中仅有的钱，在马提尼岛人迹罕至的魔鬼角上，盖了一所连门窗都没有的草房，苦度时光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当索菲娅念起旧情，带着她同后夫弗朗西斯科·德·阿乌特莱蒙特结合后新生不久的婴儿到魔鬼角来时，帕尔托罗兹没有见她，相反，乘其不备抱走了她的儿子，开始了蓄谋已久的报复。

十二个年头过去了。在索菲娅腹中带到弗朗西斯科家后

出生的，帕尔托罗兹的儿子雷纳托，在富翁弗朗西斯科的家里，甜甜蜜蜜地长成了一个四体不勤的少爷；而弗朗西斯科的儿子却跟着帕尔托罗兹，在饥寒交迫，颠沛流离中，饱经风雨的磨难，成长为一个体魄健壮的野孩子。没人为他取名字，渔民们叫他“魔鬼胡安”。

苦难、艰辛的生活，使帕尔托罗兹贫病交加，生命垂危。临终前，他修书一封，派魔鬼胡安冒着暴风雨，乘着小破船，连夜送给远在海岛另一侧——康坡雷阿尔的情敌德·阿乌特莱蒙特，要他到魔鬼角来见上一面。在信中，帕尔托罗兹告诉弗朗西斯科·德·阿乌特莱蒙特，魔鬼胡安就是他弗朗西斯科的儿子，并要求他收葬胡安。但弗朗西斯科内心矛盾重重，不知所措，竟没有看信，又佯称不知帕尔托罗兹为何人，一时没有赴约。

帕尔托罗兹在离开人世之前，向魔鬼胡安详述了实情，要求胡安完成帕尔托罗兹的未竟事业——杀死弗朗西斯科。

弗朗西斯科在见证人诺埃尔的劝说下，来到魔鬼角，但为时已晚。他看了死者给他的信后，把魔鬼胡安带回了家。

索菲娅不但没有想到魔鬼胡安是自己的亲儿子，而且认为这孩子是弗朗西斯科同野女人的私生子。弗朗西斯科有口难言，一气之下，骑马出走，夜坠山崖，重伤死去。弥留之际，他要求儿子雷纳托，要把胡安当成亲兄弟，与之患难与共。

然而索菲娅容不得胡安，雷纳托却同胡安要好，离不开胡安。胡安夜间出逃，雷纳托欲随胡安而去，但雷纳托终因母子之情，被索菲娅唤回家去。

后来雷纳托同莫尔纳姐妹被送往欧洲求学，胡安却登上牙买加的走私船，开始了新的更加苦难的历程。

主 要 人 物

魔鬼胡安

小说主人公。弗朗西斯科·德'阿乌特莱蒙特与索菲娅的亲生子。他在其生父的情敌——帕尔托罗兹的身边长大，饱经苦难。帕尔托罗兹死后，他被弗朗西斯科带回家，他的生母索菲娅却以为他是弗朗西斯科同别的野女人的私生子，千方百计排斥他。弗朗西斯科死后他无法继续留在家中，只好到走私船上自谋生路。

帕尔托罗兹

雷纳托的生父。在美妻索菲娅同人私奔后，他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，从此沉沦。后以偷走情敌的儿子进行了报复。

弗朗西斯科·德'阿乌特莱蒙特

马提尼岛上的大庄园主，上层显贵，拐走了帕尔托罗兹的妻子索菲娅。因家庭纠纷夜间乘马出奔，落崖重伤身死。

索菲娅

帕尔托罗兹的妻子，魔鬼胡安和雷纳托的生母。同弗朗西斯科·德'阿乌特莱蒙特私奔并成婚。

雷纳托

帕尔托罗兹和索菲娅的亲生子。被弗朗西斯科当做自己的儿子养育，在甜水里长大。

诺埃尔

阿乌特莱蒙特家的见证人。

巴乌蒂斯塔

阿乌特莱蒙特家的管家。

第一章

十月的暴风雨在安地列斯海面上咆哮着。……疾驰而来的飓风卷着惊涛骇浪，猛烈地拍打着陡峭的石壁，水花四溅；海浪在雨水的打击下，激起一堆堆的泡沫……。安地列斯的夜晚，天昏地暗，令人恐怖。陡峭的海岸裂成一个小海湾，又变成狭窄的海沟，然后，延伸数米，变成了茂密的原始森林……。这就是飘扬着法国国旗的安地列斯大地……。

尽管暴风雨如此猛烈……，而且掀起涛涛巨澜，一艘船还是驶入了萨茵特——皮埃雷。从圣·洪诺拉托的堡垒中发出二十一响欢迎的礼炮……。

在这艘舰艇驶入港口的同时，一只小破船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就近的一个小海滩。唯一的一个驾船人跳入齐腰深的海水中，拖着那只小破船，以求把它放在能够躲避暴风雨不断袭击的地方……。

一道极亮的闪电，从头到脚照亮了这个夜半更深，只身进港的大无畏的人。他健壮而机敏，猫一样灵巧，干净利落地跳上海岸，又不时停下来，盘算着放船的地方是否安全。黝黑的皮肤；粗壮的脖颈；棱角清晰的肩膀；结实的臀部；满是老茧的双手，赤着的脚犹如一只猛兽的利爪，牢牢地抓住了大地；……这一切证明，他是个饱经风雨的人。

也许，他已经忍受了十多年的熬煎……。凶猛的雷电使

一切物体的影子都在它的淫威下颤抖……。面对雷电交加的苍穹，那人极力控制着下意识的恐惧，放开喉咙：

“桑塔·巴尔巴拉！”

他踌躇了一下，但不是因为害怕。这可怕的夜晚不会引起他的惊骇……。他只是在思谋着，走哪一条路可以尽快地到达附近的城市。市内的灯火集聚在港湾的周围，闪着亮光。他象爱护珍宝那样，抚摸着包在湿衣服中的一件小东西，回头看一眼安放在沙滩上的小船，谨慎而敏捷的向前走去……。

“您如果不快走，我的朋友德’阿乌特莱蒙特，就赶不上总督的庆典了。”

“快走？除了遇到暴风雨，我从来没有因任何事，为任何人忙乱过，我的朋友诺埃尔。今晚应约的来人不，此外就是你看见的不到二十秒以前乘那艘军舰来的彭特梅尔西元帅。他是一位贵客……。”

“就等您了，我的朋友，庆典是以双方的名义举行的，车已等您多时了。”

“说得是，我的朋友诺埃尔……。那么我们走吧……。”

弗朗西斯科·德’阿乌特莱蒙特以令人生厌的时髦姿势站了起来……。在豪华的房子里踱了几步，走到前厅又停下来，当他听到突如其来的急速敲门声时，现出惊愕的表情。这敲门声在整个房子中回荡着……。他傲慢而又不耐烦的质问他的仆人：

“巴乌蒂斯塔，是谁这样敲门？”

“您马上就可以看到，先生，”仆人答道“我也猜不出谁敢这样……。”

“你别动，”德’阿乌特莱蒙特阻止道。

一阵暴风雨破门而入，在漂亮的前庭里呼号着；德'阿乌特莱蒙特愤怒地吼叫起来：

“关门，傻瓜！”

仆人还没来得及关上门，不速之客已一个箭步闯了进来；蓬乱的湿头发遮着前额，半裸的身体滴滴嗒嗒地滴着水，流淌在地毯上……这一果敢的行为是如此突如其来，以致使弗朗西斯科·德'阿乌特莱蒙特和彼德罗·诺埃尔吓得连连倒退，他们的愤怒全被这奇事吓没了……。

“哎呀！”诺埃尔惊叫着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德'阿乌特莱蒙特问。

“我找弗朗西斯科·德'阿乌特莱蒙特先生……。”刚进屋的是个男孩。

“他大概是个疯子，先生……。”仆人插嘴说。“你给我滚出去……！”他朝男孩喊道。

“现在，别惹他！”德'阿乌特莱蒙特阻拦说。

“您是唐·弗朗西斯科·德'阿乌特莱蒙特？”小男孩问。“是您，先生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……。但你是谁？你吃了豹子胆了，敢这样冒失地闯进我家？”

“我叫胡安。我从魔鬼角来，是专程给您送信的。帕尔托罗兹先生要死了，他说您必须在他咽气以前赶到他那里。如果您真是德'阿乌特莱蒙特先生，请跟我走……。我带着船来就是为了接您……。我们走吧……？”

小男孩向房门跨出一步，却又停下来端详着惊讶地望着他，手中拿到刚刚收到的湿漉漉的信的弗朗西斯科·德'阿乌特莱蒙特的脸……。这位高个子先生，看上去十分优雅……。身边是他的朋友和公证人、矮胖而忠厚的彼德罗·诺埃

尔。诺埃尔歪着头，好象不相信他今天的所见所闻是真的。仆人惊疑而不满地问：

“用那条破船接德’阿乌特莱蒙特先生？要不我咋说你是个疯子呢……！确切地说，你是为了把先生弄走而来……。”他不客气地说。

“住嘴！”阿乌特莱蒙特喝道。然后，他象是在回忆往事，喃喃自语：“帕尔托罗兹……帕尔托罗兹……。”

“我劝您立即动身，非常不幸，他已不能再等多少时间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出发，天亮时就到了。”

“帕尔托罗兹要死了……。”德’阿乌特莱蒙特低声自语。

“医生认为那是必定不移的了……。也就是说，活不到明天早晨……。留下一剂丹方，但他不肯服用，命我来送信……。他嘱咐让您一定要到那儿去……。”

“可是他完全搞错了。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帕尔托罗兹……。”德’阿乌特莱蒙特紧皱双眉，叫着。

“先生，这不可能！假如您是唐·弗朗西斯科·德’阿乌特莱蒙特……。”

“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帕尔托罗兹！”他转向自己的朋友：“诺埃尔，我们走吧？”

“可是，先生……！”小伙子抱怨着。

他向汽车走去，看也不看那少年一眼。司机跳出驾驶室，为他拉开了车门。他看了一下湿乎乎的信，把它丢进衣兜，上了车厉声命令：

“总督府。快！”

少年跑过来，用哀求的语气叫着：

“先生……先生……先生……！”

一切都是徒劳。轿车开走了，少年犹豫片刻，然后冒着雨追了上去。

德·阿乌特莱蒙特家的公证人彼德罗·诺埃尔用粗糙的手拉着拐杖的银握柄，也斜着来到他身旁的孩子。尽管表情冷淡，用生硬的语气同小伙子说话，但德·阿乌特莱蒙特好象是被深深地感动了。他紧闭双唇，面色煞白……。两只手不安地摸摸这儿，摸摸那儿，不知放在哪里才好，不时摸摸衣兜里那封信……。仆人看了又看，想了又想，最后挤出一句话来：“您不看看那封信吗？您不妨把它当成一件顶重要的事来对待。他从魔鬼角派一个孩子连夜到城里给您送信……可能是因为那个帕尔托罗兹，您不认识这个人，他一定是有绝对必要告诉您什么……。”他压低声音，暗示说：“帕尔托罗兹……。这个名字好耳熟……。”

“什么……？”

“您不可能一下子就忆起他，让我们想一想……。安德列斯·帕尔托罗兹来到马蒂尼克大概有十五年左右了。他属于拿破仑家族的一支……。他带着钱，在岛子的东南部买下了好大一片庄园，大面积种植咖啡、烟草和可可，他很快变成了富翁。同大多数意大利人一样，他乐观而慷慨，坦率而讲义气。他带着妻子，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，他疯狂地爱着她……。”

“够了！”德·阿乌特莱蒙特气恼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请原谅……我认为这不是强求。您忘记了帕尔托罗兹，这使我吃惊。您在萨因特——皮埃雷的时候，正是他倒霉的时候……。”

“你说他倒霉指的是什么？”

“第一个不幸是他夫人的失踪……。”

“你想暗示什么？”

“不是暗示，我的朋友德’阿乌特莱蒙特……是我的回忆。帕尔托罗兹曾公开发誓要杀死拐走他夫人的人，但是这个人是谁还是个秘密。夫人永远失踪了，而帕尔托罗兹则染上了种种恶习：酗酒、赌博，嫖女人……。最后，他破产了，完全破产了，之后就失踪了。但我想了又想，记起一个朋友提过一个线索……。”

轿车在总督府前停了下来，可弗朗西斯科·德’阿乌特莱蒙特没下车……。他紧张地抽搐了一下，回头望着仆人，好象在等着他最后一句话。彼德罗·诺埃尔不情愿地讲述着，每句话都机灵地暗示着什么：

“好象他剩下的最后一块地就是魔鬼角的那块光石头。他在那儿亲手盖了所房子，那里正是他寿终正寝之处，他也正是从那里派人来叫您的。您不认为是这样吗？”

“您有很好的记忆，我从来没有碰到这样令人讨厌的回忆。”

“天啊，我的朋友德’阿乌特莱蒙特，这是我的职责……！当扮演家庭中的角色时，总是听到那么多的故事，这常常是寝室剧的反映。此外，帕尔托罗兹是一个有趣的人……。他的故事比流传的多，而他的不幸……。”

“对于他的不幸，我并不感兴趣。我从来都不是他的朋友！”

“仅仅因为有时是敌人就足以应该对他感兴趣了。”

“诺埃尔，您想对我说些什么？”

“您让我直说？”

“难道我没有这样要求您？”

“那好……，我想您应该念念那封信，再到魔鬼角去看您的敌人帕尔托罗兹……。”

弗朗西斯科·德'阿乌特莱蒙特神经质地听完了仆人的话，愤怒地从衣袋里掏出了先前小男孩交给他的那封信。之后，他微笑了一下，企图用反诘来掩饰他几乎已掩饰不住的不安：

“难道我们不应该坚持及早去参加总督的庆典吗？”

“直到半小时前那还是您必须做的，最重要的事情。”

“那现在呢，怎么？您认为去看那个奄奄一息的，仅仅因为被一个女人欺骗而染上恶习，穷困潦倒的懦夫，放荡不羁的酒鬼，比参加总督的庆典更重要吗？”

“那是他的夫人，而他是那样爱她。”诺埃尔温柔地回答。“他蒙受耻辱，可他绝没找到他的仇人。”

“他没找到是因为他不想找！”德'阿乌特莱蒙特狂怒地跳起来。

“也许对方是明白怎么巧妙地躲避他的。”

“您以为对方是个胆小鬼？”

“不，当然我是不能这样认为的。毫无疑问，他有能力对付一切，一切，除了可耻的勾当以外。此外，他有沉重的债务，而吉纳·帕尔托罗兹没有赖帐。他是已婚者……他妻子那时就要给他生儿子了……。朋友德'阿乌特莱蒙特，我不责难这个人……。这完全是人为的作孽……。我认为不响应一个垂死者的呼唤是严重的……。”

“别说了，诺埃尔！我到那儿去。”

“最后！请原谅我如此执拗。朋友德'阿乌特莱蒙特，我对您有些了解，同时我知道有些是您绝对不能原谅的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您想把我的宽恕告诉总督？”

“我的朋友，我确实喜欢这样做。”

“那么您去吧。”德·阿乌特莱蒙特吼道：“等会儿……”

“您对我绝对用不着过分慎重。”诺埃尔心领神会地声明。“这是……我的职责，我的朋友德·阿乌特莱蒙特。”

第二章

暴风雨停了。海面平静得象一面镜子，一股沁人心肺的凉爽之风伴着曙光吹来，席卷着残云。

经受了暴风雨袭击的那只小破船，被海浪击起的飞石砸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缝，静静的躺在沙滩上。小男孩又一次跳进水里，准备向岸上拖这只破船，以便设法修复它。接着，他那双被暴风雨锻炼得粗糙而结实的脚，被锋利的石头绊住了。起初象被猫咬的一样难受，接着，慢慢地觉着好象双脚不听使唤了……。他已踏上石壁的顶端，身子好象格外沉重……他不时停下来，颤抖着，象是转了向，最后踏进了魔鬼角那间唯一的，可怜的茅草房。

一个病夫带着怨恨的声音：

“谁？”

“我是胡安……。”

“魔鬼胡安！”

那个躺在破床上的人费了好大劲才微欠起身来。他非常象是一具尸体：皮包着骨头，两颊凹陷，又脏又长又乱的头髮和胡子……干瘪的嘴巴，剧烈的疼痛使他不断抽搐着……身上披着又脏又破的衣服。如果不是他的目光，他将得到极大的同情；可他两眼冒火，充满无畏和挑战的神情，闪动着